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唸哲學家齊克果寫關於永恒，意深深刻。其實我們不能知道永恒，因為思維的限制，我們只能相信。

古今談
范舉

有些古代的生物，仍遺傳下來，就叫做動物化石，例如熊貓，非常罕見。他需要古代的生活環境，例如生長在高山的特殊的竹林裡，以吃這些竹葉為生。保護好這些動物化石，可以了解這種物種古代的生存環境，更好保存這些古老的生物。我們已知鳥類中的活化石，最珍貴的瀕臨絕種鳥類是朱鷲，世界瀕危動物紅皮書，譽為「鳥中大熊貓」的海南鵲（讀作開，目前只有一百來隻。此鳥係英國人於一八九八年在中國海南島五指山首次發現，因僅在大英博物館保存有一個標本，故被稱之為「世界上最神秘的鳥」。一九零二年又有外國人在宜昌發現這種鳥，一九二九年中山大學學生在廣西金秀大瑤山採集到標本，此後九十多年間，該鳥不見蹤影。

永恆的接力

我的老師剛度過了八十六歲的壽辰。每年大夥兒被通知要跟老師做壽，都會推卻其他事情赴宴。近年老師健康欠佳，所有人都帶著「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心情，但他一直「年年有今日」。永恒又像是堅定的進行式，一天生命仍在，一天永恒便在述說它的可能。

有說年長者沒有盼望，只有渴望；渴望洗澡的水溫度合適，進食有味，肉身舒適……渴望不過是日復一日短暫的滿足和體貼；又說他們只有回憶。但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對許多事情都滿有盼望，其中包括六合彩。每回六合彩開彩，她都及早做妥晚飯，催促家人快快吃完，然後收拾飯桌，用濕布抹個乾淨；繼而正襟危坐，等候彩果。她每回都充滿盼望，每逢兒子唸出抽出的六個數字和特別號碼，她都不願意相信她沒有中獎，總會着兒子再對一遍，再唸一回。她坚定的信心與鍥而不捨的態度，傳遞着的是「永恒」的棒。

鳥中熊貓「海南鵲」

海南鵲為中國特產鳥，又名海南虎斑鵲，白耳夜鷺，分屬鸛形目、鷺科、虎斑鵲屬。這種珍貴的鳥類，好像灰鷺，最大的分別是眼睛後面，有一條長長的白眉，渾身的羽毛有斑紋，灰黑色夾雜着白點，嘴部又長又尖，有點像翠鳥。棲息於亞熱帶高山密林中的山溝河谷以及鄰近水域的其他地方。這種鳥類不喜歡高山，食物以小魚、昆蟲、小青蛙為主。一般而言，兩邊是高聳的峻嶺，東西方向的峽谷之中，可能會有適合海南鵲的生存環境。在長江以南，海南鵲是一種遷徙的候鳥，夏季的時候，可以飛到長江的南部，冬季的時候，就會向廣西和海南遷徙。在廣西和海南，以留鳥的模式生存。

近年廣西大學開展了「對廣西西南白耳夜鷺生存狀況及繁殖棲息地選擇的調查」項目，廣西大學考察隊的女學生余麗江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院動物所的代表一共五人曾飛赴英國倫敦接受了有關保護瀕臨鳥類的系統訓練。目前，僅在廣西南部的武鳴、上思、扶綏等少數幾個縣發現牠的蹤跡。湖北的神農架、杭州附近的天目山、安徽霍山、福建的邵武、建陽、廣東省的英德、海南省的白沙、瓊中、五指山，發現過海南鵲的蹤跡。

中國的開放政策，大大增加了保護自然的人才，加上近年增加自然保護區，大量種植樹林，南方的綠化面積大幅度增加，所以，鳥類的活化石品種海南鵲，又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外來者與方物志

葉靈鳳與侶倫相識相交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侶倫約於一九二九年搬到九龍城，從早期的散文集《紅茶》到晚年的《向水屋筆語》，都記述了他與葉靈鳳的交往。可以想像，這位來自上海的文友其時只是香港過客，對香港山水與風物的初始印象，端賴侶倫作嚮導。

葉靈鳳約於一九三八年定居香港，一九四七年開始在《星島日報》撰寫專欄「香港方物志」。一九五八年出版中華書局版《香港方物志》。葉氏去世後，絲香（羅予）為中華書局編輯整理了《香港的失落》、《海洋沉錄》和《香島滄桑錄》這三本書，合稱「葉靈鳳香港史系列」。

葉靈鳳的「香港史」資料來自他豐富的藏書，他筆下經常提到兩個英國人，一個是香樂思，另一個是亥烏德。香樂思在香港大學教書，日治時期身陷赤柱集中營，可他從鐵窗靜觀四時的野外生態，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香港的鳥類：野外觀察手冊》(The birds of Hong Kong: Field Identification and Field Note Book)，據說手稿大多在集中營完成，及至一九五一年，還出版了《野外香港》(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兩書俱可親可感，靜好、活潑而幽默，香氏說那

琴台聚
葉輝

話說劉克襄早前出任嶺南大學駐校作家，開了一個「新界風物書寫」課程，還親自帶學生遍遊新界鄉郊，辨識新界風物（如風水林），我有幸參與其事，在嶺南主講了三場講座，第一講從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說起，旁及香樂思(G. C. Harlow)和亥烏德(G. S. P. Heywood)的「風物書寫」。

葉靈鳳與侶倫相識相交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侶倫約於一九二九年搬到九龍城，從早期的散文集《紅茶》到晚年的《向水屋筆語》，都記述了他與葉靈鳳的交往。可以想像，這位來自上海的文友其時只是香港過客，對香港山水與風物的初始印象，端賴侶倫作嚮導。

他在香港二十年來「快樂生活的雜記」。

亥烏德的《香港漫遊》(Rambles in Hong Kong)出版於一九三八年，本來並非導遊指南，倒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好一些「行友」的「聖經」；此書收錄十二篇遊記，詳述香港早年的自然風貌。話說一九四一年一個晴朗的冬日，當時任天文台的長助理的亥烏德寫道：「那天早上，我還在家中享受著美味的早餐，到下午，已淪為日軍的階下囚；世安之變幻無情，莫此為甚……」他奉命前往凹頭拆卸及回收儀器，途經多個哨站，不知日軍已越過邊界——他隨即被日軍俘虜，與香樂思一起在赤柱度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鐵窗生涯。

兩位英國人的「香港著述」都可以在圖書館找到，那是另一位外來者葉靈鳳的「方物志」，最可靠的原始素材——方是地方，物是產物，「方物志」所記的正是一個地方的土產。不同地方的人吃不同土產，吃不同食物，食物當然也有不同吃法和文化，例如「炒長遠」只是粉絲，但奇意綿綿軟軟的鄉思；「方物」也有識別、名狀之意，又可引伸為「辨別事理」，「惟能辨別其事，故能出謀發慮也」；在今天看來，恰好詮釋了三位外來者筆底有情香港的多重意義。劉克襄何嘗不是外來者？對了，外來者與方物志不一定是矛盾的，反而說明了兩者如何「矛盾統一」。

小時候，白粥是斗零一碗，油炸鬼是斗零一條，小輪下層票價斗零，上層一毫。那是斗零一毫的年代，那是物資缺乏的年代，那是香港還有稻田的年代，活在其中，縱有唏噓，竟也在匆匆生涯裡渾然不覺。鄉野日漸消失了，地方、風物和生態不可能沒變，難道就只有一些「地方志」或老照片，始可殘留失落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一線牽天涯

上下班時分，電梯擠滿了人，幾乎沒甚麼空間了，但猶有幾個少男少女，在那裡旁若無人地高聲講電話，或者默不作聲，低頭推iPhone，個個興致勃勃，面露微笑。不必問阿貴，誰都知道，生活在當下，哪一個不一機在手，就簡直不是人了！

前幾天去換電話公司，那個男接待員殷勤招呼，iPhone？iPad？噢，不，我只需要普通手機。他睜大眼睛，但沒再說甚麼。我知道電子時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我是落後了，我只要能打出入的普通手機，並不需要其他多種功能。管它能夠讀報看電影聽音樂呢，我把它們全留在家裡，人在外頭，就應該做外頭的事。有時看見一些少男少女過馬路，一面講手機，就覺得香港人真的好忙，爭分奪秒，但真的忙到那種地步麼？我又不禁十分懷疑。大概是風氣所及，羊群心理，連鎖反應吧！

其實我接觸電話算是比較早了，那時在萬隆，電話並不普遍，我們班三十幾個同學，據我所知，只有三四個家裡有電話。那時不知天高地厚，不斷有人跑來借電話，五分鐘為限，須交費；便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我至今還記得那電話只有四個號碼：2366。但此後用的電話便再也記不住了，只有現在的電話記得很牢。當時打一個從萬隆到雅加達的長途，就已經好大的事情，三言兩語，就收線，唯恐分分秒秒都是錢。

後來到了北京，沒甚麼私家電話，中學時全校除書記校長室有電話之外，學生只能借用傳達室守門大爺的電話，當然一般都不會勞動他，我們學生宿舍在四合院的後院，而傳達室在前院，必

須穿過長長的中庭才能抵達，等到叫得人來，恐怕已經無人耐心等待。最多就是有緊急事情借用而已。那機會很少很少，印象中只有一兩次而已，即使大爺肯借出，也是極不耐煩全寫在臉上，大有天下權力盡在他手中的架勢，面對如此面色，我們哪能不速速逃遁？後來上大學，每座學生宿舍樓有一部公用電話，沒有專人負責，凡是路過的人都可以接聽，然後就在樓下往上喊，×××室某某電話！某某聽見，就咚咚咚地跑下樓梯接電話。我極少用電話，但也聽過兩三次。那時極少用電話，好像也並不需要。甚至上人家家裡串門，也無電話預約，心血來潮就騎上自行車前往，即使撲空也心甘情願。記得有個傍晚，天已擦黑，我匆匆從車站往家裡趕，夜色中忽有人把剩下的煙頭丟過來，我一看，原來是詩人C，他來訪我不過，就在路邊守候，讓我既抱歉又感動。

那時還是電報時代，連傳真都沒有，通知遠方甚麼人，大多用電報，比方請人接火車，而且用盡量簡潔的語言，因為字數越少付錢也越少。即使要和對方通長途電話，也要事先一兩天以電報通知幾號幾時在哪裡等候，因為當時電話極罕見，絕大多數也是公家電話，哪像現在家家都有？我記得有一次打長途話別，遙遠的地方一下就拉到耳畔，但穿越時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哽咽，電報大樓隔音間獨徘徊，那已是翻過去的一頁了！那回去探望四姐，也事先打電報，從北京開出的火車經四天三夜抵達黑咕隆咚的哈密車站，提著行李下車，心裡直打鼓，假如四姐沒接到通知呢？我豈非要在秋涼的車站枯候到天明？

好在黑夜裡有手電筒光晃動著趕來，原來是四姐夫來接車，我們乘著他借來三道嶺煤礦的卡車，載著我們穿越戈壁灘，駛往為戈壁所團團圍住的礦區。那時別說電話了，連郵差送信，也隔三天才從哈密派一次，那裡幾乎與世隔絕，到哈密轉一轉，買東西，已是盛大節日，大家必要約定時間，集體坐上卡車，一起去一起回，過時不候。

香港電話的普遍給人帶來方便，而且不用按次計費，有事沒事，提起電話，就「煲電話粥」。本來以為已經很夠了，不料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竟然出現水壺似的「大哥大」，那時一個要上萬塊，使用者不富即貴，端的是身份象徵。但兄老闊們頗指氣使，提著「水壺」橫掃千軍，氣概非凡，以為已經達到頂峰了，但「大哥大」風光時間並不長，很快手機就流行起來，取而代之。連上了年紀的阿伯阿嬤也都人手一機，我是慣常地落後，到了幾乎人人皆有，我才不得不跟上；否則人家問你，手機多少號？也不知該怎麼答才好。

當然除了虛榮之外，手機的確有極方便之處，有緊急事情可以立即處理，手機網路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儘管我對車廂裡滿耳的手機聲充滿疑惑：有甚麼事情那麼緊急？但仔細聽來，除了談生意的之外，煲電話粥的不但有老先生老太太，還有菲傭印傭，也有很多是少男少女在聊天天。

手機的好處，讓我回想起七十年代中，那時沒有「大哥大」更加沒有手機，很不方便，走到街上，忽有要事，需用電話，可以到商舖借用，一般都寫著「商用電話，請勿超過三分鐘」，一般人也就很自覺遵守。有一次經過水

果店，老友見我初到香港，告誡我說：「三分鐘，別超過！」後來知道，藥店都開放給公眾借用，讓人觀感頗佳。那時人情味比較濃厚純樸；不像現今，騙子橫行，你好心借手機給陌生人，廣告卻勸你不要輕易上當。

但廣告歸廣告，就像電影院裡，開映前，電影院總是有「請將手機關上」的提示，絕大部分人也都遵守，或者把它調到「震動」；但偶然也會碰到個別不遵守規矩的人，他或她不理其他人感受，大模大樣接聽電話，旁若無人。雖然極少，但影響極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但倘若不自制，也會帶來負面效果。

香港手機的普遍化，除了商舖沒有了「借用電話」這一說外，連街頭的投幣公用電話亭也絕大部分消失了。是的，手機一線可以牽天涯，只不過是幾十年的工夫，以前以為只是科學幻想的東西，竟一一化為現實，令人又驚又喜！



手機給生活帶來很多方便。 網上圖片

生活語錄
吳康民

近年來，歷史名人的故居或紀念地屢傳被拆毀。中央電視台定期有的文物鑒定節目將被禁，故宮重要藏品被盜，某些文物交易拍出天價，發現多宗古董造假。這種種有關的文化訊息，既說明古文物受到人們的重視，也暴露有關文物保護存在若干問題。而造假之風已從一般食用用品吹向更需要高技術的假古董的範疇。

文物和故居

去年初，一張漢代玉璽由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以兩億兩千萬元拍出，成為當年最高價的古董。事隔一年，該玉璽被查出是二〇一〇年製作的高仿真工藝品。此事引起國家文物局的重視，表示將進一步做好文物拍賣的審批和管理工作。

至於為了保護珍貴獨一無二的文物，為了文物研究的需要，對有些文物進行少量的複製，是可以的。但應該依法取得複製的證書，並有複製的標誌和數量編號。

演藝影
小蝶

直至本星期為止，由我主持網上電視台「藝文」的「文化節目《劇場會客室》」已歷時三年半，共一百七十六集。在過去一千多個日子中，我無間地藉着這個節目訪問了一百位劇場工作者。我的嘉賓來自香港劇場的絕大部分崗位，如編劇、導演、演員、改編、翻譯、藝術和行政總監、監製、舞台、燈光、服裝、化妝設計、編舞、作曲、填詞、歌唱指導、戲劇教育、劇評等。每次與他們對話，都令我對香港劇場和各工作崗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相信觀眾亦有同感。

記憶後書
鄭政恒

我同意麥曦茵的新作《Diva華麗之後》，是《浮士德》故事之變奏，換言之，這個故事點出了一個人如何出賣個人的自由與靈魂，換取名利與地位，而最後悔不當初。

《劇場會客室》百人

訂做，讓她容易投入，雖然她拍戲不多，但《Diva》大概是她最成功的一部。至於林欣彤的演出則追求自然，很討人喜歡。只是另一邊廂的兩個男性角色，不是太簡單，就是太平凡，令我愈來愈覺得麥曦茵跟其他年輕導演不同，她最擅長刻劃的，可能是愛情以外的元素，例如友情（如《烈日當空》和事業（如《Diva》）。

從大一點的角度看，《Diva》是以娛樂圈的成功階梯為描述對象，容祖兒向上爬的十年完全空白，故此有林欣彤的補充，然而對於整體娛樂圈的揭示，不論天后還是新人的刻劃，還是有點個人化，好處是有血有肉，但另一方面就不太有社會現實的意義，令整個電影的格局縮小了。容祖兒的最後着，就是最好的例子——唯有這樣才可以擺脫文健新，但我們會問，整個娛樂圈制度如何扼殺了容祖兒的演藝或個人生命呢？我也想知道。

Diva華麗之後
杜汶澤飾演的金牌經理人文健新，是一個混蛋，也是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他可以與風作浪，挑撥離間，不擇手段，但另一方面，他有智慧，有能力，有眼光，就有力量，人物之間此起彼落的情緒張力立時產生（也許他會憑着本片獲得影帝提名）。其實，今年杜汶澤擔正的戲不少，他的演出總是充分發揮出香港味，可謂現在港片的「喜劇之王」，本片將他的喜劇感，轉化成一種魔鬼的控制力，成功帶出糖衣魅力下的摧毀力量。

容祖兒的角色，顯然是編導度身訂做，讓她容易投入，雖然她拍戲不多，但《Diva》大概是她最成功的一部。至於林欣彤的演出則追求自然，很討人喜歡。只是另一邊廂的兩個男性角色，不是太簡單，就是太平凡，令我愈來愈覺得麥曦茵跟其他年輕導演不同，她最擅長刻劃的，可能是愛情以外的元素，例如友情（如《烈日當空》和事業（如《Diva》）。

在不太短的時間（每集五十分鐘）內暢所欲言（我們不作任何剪輯），告訴我們其劇場工作和感受（我只問劇場事，不理私人人事）。因此，這一百多集的節目其實就是一本以影像記錄當代香港劇場發展面貌和劇場人經驗的珍貴史書。

這兩個星期正在播放第一百名被訪者的節目。你道那是誰？那就是——我這名節目主持人！由我以戲劇文學研究的角度談香港戲劇。由於Jocelyn的班底要專注製作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節目，所以《劇場會客室》將首次觀眾見面，待選舉工作完成後才再與觀眾見面。至於過去一百名嘉賓的訪問仍存放在網上，有興趣的觀眾不妨隨時上網收看。